

巴布不金的回憶



巴布不會的回憶

王 勳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ВАН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БАБУШКИНА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
1955年版译出

巴布石金的回憶

〔苏〕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著

王 勵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6 · 插頁 3 · 字數 12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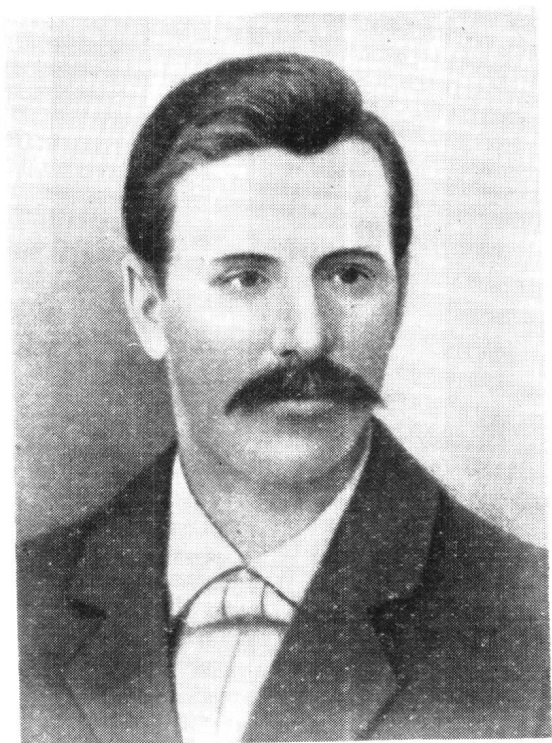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定价(7) 0.60 元

統一書号 11002·153

封面設計者：李鉄良 校對者：王郁文等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

目 次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簡历)	1
列宁: 悼伊·瓦·巴布石金	7
巴布石金的回忆	12
I	12
II	76
附录 巴布石金1901年發表在“火星报”上的通訊	147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簡历)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在为建立布尔什維克党、推翻专制政权、爭取無产階級革命在我国获得胜利的光荣战士中間占着显著的地位。列宁称巴布石金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献給了解放工人階級的斗争。列宁在叙述巴布石金的革命活动时写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俄罗斯人民将永远当奴才，永远当农奴。現在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徹底摆脱一切剝削而战斗着。”（“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16卷第334頁）

巴布石金于1873年1月15日生在沃洛果得省萊靜克村一个貧农的家庭里。他早年喪父，还在童年时期就尝尽了貧穷和飢餓的滋味。巴布石金还是个十岁孩子的时候就被送到雜貨店去当学徒。他在那里認識了老板的無情压迫和殘酷剝削。

十四岁的少年巴布石金就进入了喀琅斯塔得的魚雷工場做工。他在那里有生第一次知道了工人爭取美好生活的斗争。当了四年徒工以后，巴布石金进了彼得堡的塞棉尼可夫工厂（現名：列宁工厂）。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工人运动在俄国已日見增漲。在这些年代里，初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組相繼建立，它們的成員中間也包括先进工人。巴布石金一知道有工人的政治小

組，便渴望着積極參加革命鬥爭。他很幸運，參加了列寧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同列寧的會面確定了巴布石金爾的一生和他的活動。列寧極其推崇巴布石金的毅力、他的傑出的才能、尤其是他對革命事業的無比的忘我的忠誠。在列寧的直接影響下，巴布石金成了職業革命家，把他的全部精力貢獻給了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1895年，巴布石金積極地參加了列寧建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工作。在列寧和“鬥爭協會”的其他成員被捕以後，仍然自由的巴布石金便全力從事“鬥爭協會”的活動，不讓它停頓。這時，他寫了並且出版了通俗的宣傳小冊子“什麼是社會主義者和政治犯？”。他在小冊子內向工人說明，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追求什麼和得到什麼。他繼續在涅瓦關外的塞棉尼可夫、亞歷山大、斯契克良等工廠的工人中間從事革命活動，建立政治小組，創辦圖書館。

1896年初，巴布石金因“鬥爭協會”案件被捕了。他在拘留所的一間單人牢房里消磨了十三個月的光陰。沙皇的暴官惡吏沒有能夠摧毀這個列寧式的革命家從事正義事業的鬥爭意志。巴布石金利用這種和革命實踐活動隔絕的不得已的時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1897年2月，巴布石金從監獄里釋放出來，被送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德涅伯彼得羅夫斯克）。巴布石金在這裡進了一家工廠，很快就和當地的革命組織接上關係，並且懷着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熱情參加了這個組織的工作。

經過巴布石金和其他革命者的努力，1897年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建立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巴布石金成了這個協會的積極的活動者之一。1898年初，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鬥爭協會”出版了八份告城市工人的傳單。每一

份傳單都揭露了当时籠罩着整个俄国的专橫和强暴，給工人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号召他們積極地参加革命的斗争。巴布石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筹建了一所地下印刷厂，利用它来出版秘密的革命書籍。

巴布石金在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的三年工作，結了果实：該城的革命工人，都团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员会的周圍。

尽管地下工作做得十分細致，但是警察当局还是弄清了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党委会各个成員的革命活动的情况。1900年开始大批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巴布石金虽得幸免，但他只好离开叶加特林諾斯拉夫。

这时候，列宁已經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着手筹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全俄报纸——“火星报”。“火星报”必須把彼此分散的馬克思主义的組織联接起来，同时准备在俄国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列宁認為最好在国外出版报纸，使它免于遭到可能的摧殘。这份报纸还必须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組織保持密切联系。列宁的計劃得到了俄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支持。

巴布石金積極参加建立列宁主持的“火星报”的工作。1900年夏天，他在瑪·伊·烏里揚諾娃的帮助下，和列宁取得了联系，成了“火星报”的最早的代理人之一，并且是它的活躍的通訊員。

在創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苦斗争中，列宁把特殊的期望寄托在巴布石金的身上，而后者也沒有辜負他的这种期望。巴布石金成了当时为“火星报”和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組建立联系而尽力的活动家之一。巴布石金将舒雅、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奥列霍沃-祖耶沃等城市工人写

的几百篇通訊轉交給列宁主持的“火星报”。列宁曾經說道：“只要巴布石金沒有被捕，‘火星报’就不会缺少純粹由工人写的通訊。”

为了逃避沙皇警察的迫害，巴布石金不得不經常搬家。他在斯摩棱斯克、波洛茨克、波克洛甫、莫斯科、奥列霍沃-祖耶沃、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等地进行了革命工作。巴布石金在他到过的各个地方，努力扩大和加强“火星报”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这时，巴布石金遵照列宁的嘱咐，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为捍衛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秘密發行的，广泛地傳布在各个工業城市的工人中間。

遵照列宁的嘱咐，巴布石金还同巴烏曼一起，从事繁重的組織工作，力求把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团結在“火星报”的周圍。

1901年底，巴布石金又被捕了，但是1902年夏天，他終于越獄潜逃国外，逃到“火星报”編輯部所在地的倫敦。巴布石金在倫敦和列宁会面了。列宁委托他参加草拟火星派組織建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今后工作的計劃。列宁談到他和巴布石金的会面時說道：“我們在那里談了很多，共同討論了很多問題。”

巴布石金一心想离开倫敦，回到俄国去，打算積極参加实现列宁建立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計劃的工作。列宁好不容易才說服巴布石金，叫他留在国外几个月，写作有关他的生平和革命活动的回忆。列宁認為，写出这样一本宣傳小册子，对青年工人來說，具有莫大的益处。青年工人可以按照这个小册子来學習；每一个有覺悟的工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巴布石金所写的这些回忆文章，包括他这个

職業革命家从1893年到1900年的生活和活动。他的这些回忆文章，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第一次公布于世。

写完了回忆录，巴布石金才按照列宁的吩咐，回到了当时革命馬克思主义者正和“經濟派”展开尖銳斗争的彼得堡。巴布石金在彼得堡立刻投入当地火星派組織的工作，站在坚决的列宁主义的立場上来对待革命活动的一切問題。列宁極其贊揚巴布石金的工作。1903年1月16日，列宁写道：“我們热烈欢迎諾維茨克（巴布石金的笔名。——俄文版編者）的果敢行为，我們要求他再接再厉地保持这种战斗精神，不能有絲毫的动摇。”（“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34卷第112頁）

列宁把莫大的希望寄托在巴布石金的身上。列宁在寄往彼得堡的一封信中写道：“你們那兒只要有波格丹（巴布石金的另一个笔名。——俄文版編者）在，就不能抱怨沒有人。”（“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34卷第111頁）然而，巴布石金在彼得堡的組織內沒有工作多久，又被捕了。过了一个漫长的、拘禁的夜以后，他被押往遙远的亞庫梯流放地去了。

巴布石金待在極北的維爾赫林斯克流放地，和党的生活隔絕了，同亲友們离开了。尽管有各种困苦和不幸，但是他决不沮丧，而且深信他将畢生为之斗争的事業一定会胜利。

巴布石金在流放地把犯人組成小組，自己也學習了很多东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1905年革命的日子来到了。俄罗斯的工人階級挺身起来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巴布石金領導了伊爾庫茨克的革命运动。作为伊爾庫茨克党委会的一个成員，他对孟什維

克进行了不可調和的斗争，号召发动群众，对沙皇制度作武装斗争。

十二月武装起义在莫斯科失败以后，革命开始逐渐轉向低潮。工人阶级一面恶战，一面退却。赤塔的工人頑强地战斗着。布尔什维克在赤塔建立和领导的工人、兵士和哥薩克代表苏維埃，作为一个革命政权机关而行动着。伊尔庫茨克方面感到武器不足。巴布石金竭力給赤塔人組織武装支援。1905年12月底，他和一伙同志离开伊尔庫茨克前往赤塔去取軍火。在归途中，他和他的五个同志被沙皇政府派往西伯利亚去镇压革命运动的討伐队截获了。1906年1月31日，巴布石金等六人沒有經過任何审讯，就在梅索瓦依火車站被他們慘酷地槍杀在草草创好的一个大坟坑边上。他們，这些英雄們死了，他們拒絕答复沙皇的劊子手的逼問，这些劊子手一直沒有弄清这些被害者的姓名。

伊凡·瓦西里維契·巴布石金的英雄形象，一个为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忘我的战士的英雄形象，是苏联人民——共产主义建設者的鼓舞榜样。



列宁：悼伊·瓦·巴布石金

我們活着的这个可詛咒的社会發生了这样一件事：党的一个偉大的工作者、党的驕傲、一个忘我地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工人事業的同志，竟失踪了。他的至亲妻子和母亲，他的最亲近的同志們，多少年来都不知道他發生了什么事情：他会不会是在哪兒服苦役？会不会在某个监牢里被人害掉？或者在对敌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这就是过去猜测被萊林迦勃封姆槍杀的巴布石金的情况。我們获悉他的死訊，只是最近的事。

巴布石金的名字，不光社会民主党人熟悉它，愛戴它。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敬愛他，因为他剛强、寡言、革命心坚定、并且热誠地忠忱于革命事業。1895年，他这个彼得堡工人和另外一批有覺悟思想的同志，热烈地对涅瓦关外的塞棉尼可夫、亚历山大、斯契克良等工厂的工人进行工作。他建立政治学习小組，創辦圖書館，自己也总是很用功地学习。

他一心一意地只是想着，怎样开展工作。他积极地参加編写1894年秋在聖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鼓动傳单——告塞棉尼可夫工厂工人的傳单，并且亲自散發这些傳单。当聖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时候，巴布石金就成了它的最活躍的成員之一，一直工作到他被捕为止。

他在彼得堡工作时的一些老同志——他們都是“火星报”的創始人——和他一起討論了关于在国外創辦一份政治报纸的創議，他热烈地拥护这件事。这份政治报纸的任务，主要是联合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只要巴布石金沒有被捕，“火星报”就不会缺少純粹由工人写的通訊。大家可以翻閱一下最初的20期“火星报”，那上面的全部通訊，都是来自舒雅、伊万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奥列霍沃-祖耶沃等俄国中心城市。这些通訊几乎全都經過努力替“火星报”和工人之間建立最密切联系的巴布石金的手。巴布石金是“火星报”的最热心的通訊員，也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巴布石金从中央地区輾轉来到南方的叶加特林諾斯拉夫。他在那里被捕了，囚在亚历山大地方的監獄里。他和另外一些同志翻越監牢的鐵柵欄窗戶，逃离亚历山大。他什么外国話都不懂，却能来到当时“火星报”編輯部所在地的倫敦。我們在那里談了很多，共同討論了很多問題。但是，巴布石金沒有赶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坐牢和流放迫使他长时期离开队伍。高漲的革命浪潮推动了新的工作者、党的新的活动家，而这时，巴布石金却住在遙远的北方，住在維爾赫林斯克，同党的生活隔絕了。但是，他不是白白把時間浪費掉的，他學習，准备进行斗争，在流放地教导工人和同志，力圖使他們成为有覺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布尔什維克。1905年頒布了大赦令，巴布石金回到了俄国。这时候，西伯利亚方面斗争十分激烈，那里正需要像巴布石金这样的人。他参加了伊尔庫茨克的党委会，埋头工作。他这时候必須在各种會議上演說，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傳鼓动，組織起义。当巴布石金和另外五个同志（我們沒有能知道他們的名字）把大批武器装在一挂車皮上，运往赤塔的时候，

火車被萊林迦勃封姆的討伐隊追上了。於是，這六個人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立刻被槍殺在草草創好的一個大坟坑边上。他們，這些英雄們死了。親眼看見這個屠殺場面的兵士和在這列火車上服務過的鐵路員工，說出了他們死時的情況。巴布石金在沙皇爪牙的殘酷迫害下犧牲了。然而，他死的時候卻知道，他所畢生從事的事業沒有死，將會有成千、成萬、成百萬的人繼續這個事業，而且知道其他的工人同志也將為這個事業舍身成仁，這個事業一天不勝利，他們的鬥爭就一天不罷休……

* * *

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杜撰了一個寓言，並且正在散播着。這個寓言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知識分子”的政黨；工人和它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俄國的工人是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這種情況是革命前的特點，而且在革命時期尤其如此。自由主義者散布這種謠言，是出於他們對 1905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領導的群眾性的革命鬥爭的憎恨，而社會主義者中間有些人卻無知而又輕率地重複這種謠言。巴布石金的自傳，這個火星派工人的十個年頭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有力地駁斥了自由主義者的謠言。先進的工人在革命前的十年時間內建成了工人的社會民主黨。巴布石金就是這些先進工人中的一個。沒有無產階級群眾中的這些先進者的忘我英勇的頑強勞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不要說十年，就是十個月都存在不住。鑒於這些先進者的活動和他們的支持，到了 1905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才成長為這樣一個黨：它在偉大的十月和十二月的日子裡，和無產階級水乳交融地聯繫在一起；不僅在第二屆杜馬，就是在第三屆黑幫分子所控制的杜馬裡，它也保持了這

种联系。

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力圖将不久前死去的第一届杜馬的主席摩洛姆扎夫变为民族英雄。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錯過这个表明人們輕視和憎恨沙皇政府的时机。沙皇政府連像摩洛姆扎夫这种温和而不得罪人的官僚，都要加以迫害。摩洛姆扎夫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官僚。他甚至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害怕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不想倚靠这个斗争来获得俄国的自由，而是想倚靠沙皇专制政权的良心并同俄国人民的这个凶恶無情的敌人妥协来得到它。把这样的人看作俄国革命的民族英雄，未免太可笑了。

可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是有的。这就是像巴布石金这样的人。这就是并非一年、两年，而是十年如一日地在革命中把自己完全献給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人。这些人决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枉然無益的个人的恐怖行为上，而是在無产阶级群众中頑强地而又勇往直前地工作，尽力提高他們的認識、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革命的独立性。当危机来临、革命爆發的时候，当千百万人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就起来領導武装的群众斗争，去反对沙皇专制政权。一切都要从沙皇专制政权手里夺回来，都要通过巴布石金这样的人所領導的特殊的群众斗争夺回来。

俄罗斯人民沒有这样的人，便会永远当奴隶，永远当农奴。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徹底摆脱一切剝削而战斗着。

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已經过去五周年了。我們將要庆祝这个念紀日，追悼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先进工人。我們要求工人同志們召开會議，把回忆当时的斗争的記錄以及有关巴布石金和其他在1905年起义中牺牲的社会民

主义工人的补充材料，寄給我們。我們打算出版一本有关这些工人的生平的宣傳小册子。这本宣傳小册子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动摇分子和畏縮分子，将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种宣傳小册子对青年工人來說，也是一本良好的讀物。他們可以按照它来學習：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怎样行动。



巴布石金的回忆

I

我写这本回忆录是这样引起的：我有过一个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說，有过一个像俄罗斯俗語所說的那樣，亲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这还要亲，两个人簡直合一顆心——至少我个人感到这个友誼是这样的。这个朋友把他回忆自己从一个最平凡的、“只能充个数的”、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青年变成一个滿怀着能够破除一切旧偏見的深刻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經過，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他心里充滿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后，就立刻感到自己有一种能够实现他的信念、影响他周圍的同志、熟人和亲朋的力量。接着，他便談到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地点、什么条件下發生的；什么地方有过什么样的人；他們怎样工作，他們怎样喚起沉睡未醒的思想意識；而这些思想意識的运动又是如何逐漸發展、逐漸扩大、逐漸深刻，乃至最后变成工人的日益增长的自覚心。他和我談的时候，总是說：

“我現在說的，只是我个人对我自己过去到过的那些地方的观察。这些观察不是包罗万象的，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我根本就沒有到过很多地方，也沒有在很多地方住过。”因此，我再重复說一遍，这就是說，我是在轉述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回